**聲情與詞情 曾永義院士主講**

 今天的題目是「聲情與詞情」，我們欣賞詩歌韻文，除了欣賞詞意文字之美外，其語言旋律的音樂美更不可漠視。兩岸長期以來忽略聲韻之美，令人遺憾。而所謂的韻文學是相對於散文學來說的，詩、詞、曲、民間歌謠、小調、說唱、乃至於戲曲……等都是韻文學。語言聲律包括人工音律與潛在的語言旋律，就是自然音律。音樂美是語言文字中的特殊現象，這部份像是詩歌裡面的平仄、詞裡面的講究聲調、曲裡面講到的字頭字腹字尾、還有語言腔調，都是屬於音樂美的範疇。好的文學作品以詞情為主，以聲情來強化它，將詞情與聲情並重才能真正賞析、研究詩詞之美。以下舉詩、詞、曲的例子來說明。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李商隱之〈錦瑟〉  | 列印 | E-mail |

|  |
| --- |
| 錦瑟無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華年。莊生曉夢迷蝴蝶，望帝春心託杜鵑。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煙。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。 |

李白〈將進酒〉

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？
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，朝如青絲暮成雪？
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。
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盡還復來。
烹羊宰牛且為樂，會須一飲三百杯。
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將進酒，君莫停。
與君歌一曲，請君為我側耳聽。
鐘鼓饌玉不足貴，但願長醉不願醒。
古來聖賢皆寂寞，惟有飲者留其名。
陳王昔時宴平樂，鬥酒十千恣歡謔。
主人何為言少錢，逕須沽取對君酌。
五花馬，千金裘，呼兒將出換美酒，與爾同銷萬古愁！

蘇軾〈水調歌頭 〉

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？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風歸去，唯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。 轉朱閣，低綺戶。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

馬致遠【天淨沙】〈秋思〉
枯籐老樹昏鴉，小橋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風瘦馬。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。

 中國古代宮廷樂團演奏人數超過千人，一個大籩鐘可以敲出128個音，其聲音之美、之豐富不是現代人所能想像。上述2首詩，一為律詩，一為古體詩，加上詞、曲都有豐富的聲情與詞情，不只是押韻而已。

 詞情就是韻文所表現的意義、情境、思想、情感，聲情就是韻文所呈現出來的語言的音韻。這兩者之間最好的搭配，就是聲情、詞情相得益彰。如果聲情可以對詞情產生襯托、渲染、描述、強化作用的話，那麼聲情對詞情就會有幫助，可以把詞情之中的潛在東西用聲音來詮釋。而當這兩者間的互動達到一種圓融的境界之後，也就是聲情詞情相得益彰的最好表示。

 又如杜牧「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，借問酒家何處有？牧童遙指杏花村。」這首詩每句七字，每句都是前四後三的念法，而這就是歌頌時候的音節。但也可以念成「清明時節雨，紛紛路上行人，欲斷魂。借問酒家何處？有牧童，遙指杏花村。」雖然沒有改動原詩的任何一個字，但是兩個的語言旋律是完全不同的。這是因為把原本整齊的四句七言變成了不整齊的長短句，句長從三個字到六個字不等；原來押韻的有三個音，變動之後還是有三個音押韻，但是押的韻已經不一樣了。所以句長變化了，旋律也跟著變化了，音節形式也有了不一樣的變化，使得變化過後的念法會給人跟之前不同的感受。所以，句長、韻詞、音節形式，就是構成語言旋律的三個要素。但是只要文法不一樣，旋律就會不一樣，音樂的韻味也就不一樣了。也就是說，只要我們掌握住促成語言旋律變化美的某一個因素，那麼就可以藉此來了解詩歌音樂美構成的元素。

此外，王勃〈滕王閣序〉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中，「秋水長天」是這整個景象中最主要的背景，也就是孤鶩要飛翔的那個大背景，另外一個襯托「秋水長天」的背景則是落霞，落霞配上秋水長天，所展現出來的是一個非常寧靜安祥的背景，因此當這個寧靜的背景當中加上了活力，就成了有活力的寧靜，有活力的寧靜才是冷靜；如果是沒有活力的靜就是寂靜，寂是一種死寂，要求的是寧靜並非死寂的境界。第一句所形容的美，是來自於孤鶩在夕陽下飛的時候，翅膀所反射的霞光，因此才會用齊飛。若是改成「落霞孤鶩齊飛，秋水長天一色」，雖然可以顯出那樣的景色，但是在音樂形式上面沒有辦法配合，因為改動過的句子太過於跳躍，每一個情境、聲情會跳了又連、跳了又連；不像原句那樣的有律動，並且把整個的景色勾勒得更加鮮明，也把整個聲情連綴起來，讓它的語言途徑展開，使它和情境是一樣的，所以原作比改過的好。

　　因此韻文學的欣賞，不應該只是對於文學裡面音韻情境的分析、詞情的分析而已，更要注意的是潛在裡面的音樂的美，也就是音樂之美，可是一般人沒有這個能力、沒有這個修為，所以都忽略了，但是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。

　　如前述的馬致遠〈秋思〉「枯藤老樹昏鴉，小橋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風瘦馬，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。」這首曲子非常的美，它的美，在情境之美、在聲情之美、在詞情之美。這首曲子最後一句的念法有三種，一種是「斷腸、人在、天涯」，另一種是「斷腸人、在天涯」，還有一種是「斷腸、人在天涯」。光前兩種念法的語言旋律和節奏感就不一樣了，而第一種念法和前面的旋律是比較接近的。而在教科書上面，都是寫「三、三」的念法，但這是錯誤的，為何不能這樣唸呢？這個緣故就是來自於音節形式的問題。如果是讀成「斷腸、人在、天涯」，它的尾音是雙數，這叫做雙式音節；如果尾音是單數，就叫做單式音節，雙式音節的聲情是平穩舒徐的，單式音節的聲情是健捷激裊。如果某首詞或曲所用的都是雙式音節，那它的音調就會是緩慢的；如果某首詞或曲所用的都是單式音節，那它的音調就會是激昂的；一般常見的音節形式，都是單式音節跟雙式音節混用的。另外，在中國的詞或曲當中，會把韻長分開為句長，這個叫做「攤破」，韻長指的就是押韻以前的音節總數。在「攤破」的時候，是可以有音節形式一樣，但是句長不一樣的攤破方式的，而詞或曲唸起來會有抑揚頓挫，就是因為音節單雙所形成的。所以中國韻文學的美，不只是情境、詞情的美，聲情之美非常重要，只是大家都忽略了，而不能夠把它分析出來。